一卷
存
陳氏旉詩傳徵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濶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被薦不起
趙氏悳詩辨說
七卷
闕
黃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峰詩辨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二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十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毛詩餘辨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肇宇圖曰宣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朝
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閟宮路寢之圖曰喪將明
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
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釋賓尸圖曰朝服之圖
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帶圖曰衣裳
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
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
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
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
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摽詩句
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書

一卷

右見菉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終

弟子慈谿李夢本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四

李氏簡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霆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霆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胡氏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瑾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熙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統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樂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黃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舉皐陶之歌即虞詩也孟子之歌即夏詩也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爲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大經而尤以爲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諄諄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陶鑄網紊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

者讀矣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歸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以無邪之思爲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繆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恒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號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闕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別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意義易於推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隨已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蔣氏宗簡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册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倫蓋會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刪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朱子而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并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翟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塲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唐齋拊拊於此既必欲聞懵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群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黃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鄉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　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

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二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秦有諸篇用之祀何媿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見所以記之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　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黃溍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已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曹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
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
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
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
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
而備焉蓋二章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
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
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
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
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
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
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
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
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
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
蘊已發者不爽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

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間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公晉一見深加歎賞既與體之作語意乎慮先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踵相傳錄紛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尚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業成未就鋟刻先生還故施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錄遺其業數卷不存願爲補葺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湮沒況景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所受餘稿謹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質諸同門友京兆劉剡以卒先師之志狂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尚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嘗題其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宏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紀而檃括之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采之

焦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兌齋有詩講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達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崑山人熊之父

楊氏璲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璲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黻上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蘓氏天爵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存

繆泳曰此專爲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祇載春秋論斷而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托也

秦氏玉詩經纂例

佚

楊維楨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鹽城人徙居崇明又徙崑之太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既沒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

余氏希聲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恆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從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横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夐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應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未之卷藏於家

方氏道𪊨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𪊨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倬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

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緒今特爲之論定使旨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考之漢書地里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十人而倬與焉因得據其辭而考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龔艮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爲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

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葢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餘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厭化洽葢倅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煙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倅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葢倅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蘊往往徵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葢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次處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乎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終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弟子青浦陳維鏞覆校

正十二年考云

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餙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illegible]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illegible]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illegible]

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以義照著倬以高[illegible]稱雖無經學皆可未見[illegible]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五

梁氏寅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陳氏謨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寬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下邑豈能家貯群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蚤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爲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具見成書名曰詩集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於之效望於來學盛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耆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頴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議者尚有謂孔之繁蕪陸之疎漏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譬猶不得其門而欲闚奥之入不調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

君嘗從雙峰饒子浙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已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已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甚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廉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深詣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叙其書以志歆艷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爲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

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入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郎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尚存度別有所據其書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范氏祖幹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帥師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爲純老先生何氏淑詩義權輿

未見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賾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redacted]既鋟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楊士奇曰詩解顧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老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禕詩艸木鳥獸名急就章一篇

存

高氏頤詩集傳解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顧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鹽知縣

蔣旦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十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當即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宿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士奇詩經手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菉竹堂目錄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琇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刑部主事陞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廸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醬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成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是書則別為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纂修也

魯氏穆菴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

劉氏翔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巳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詩經集解

三十卷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

王氏逢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逢字原失宣德初薦授富陽學訓導尋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陽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據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祭酒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潁濱始皆疑序而嫌傳箋各出其所見潁濱則例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善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咈情者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
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
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
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
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奮于古之卓見以掃百代之陋
聞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
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議之其後馬氏端臨亦
嘗辨之今雖專門舉子尚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
芸先生授詩僅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
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滋久疑猶未能
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
以通習詩則傳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
以他說或寫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
子之言者徒以其托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
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
山斗而其爲集傳也貫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
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
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
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
學未至而輕遽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
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戚雄曰鏡川詩抄於兔罝引墨子曰文王舉閎天泰顛於
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

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涯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鷄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未仕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釔曰攷登科錄程楷二人一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一合肥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銓詩經發鑰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爲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益齋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徵詩解

佚

鄭氏滿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魯韓毛厥後二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

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爲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爲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首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暨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泥於放鄭聲之言且過懲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詠他事也而亦以爲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爰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輯楊鏡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鏡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悉具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誥詩考

未見

陸氏深儼山詩微

二卷存儼山集中

闕

深自序曰深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反覆諷咏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賢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爲是

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蒙以示子孫目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猶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爲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爲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邦國焉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

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終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末喻

未見

胡氏纘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丁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亡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王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參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氏甫曰丁奉嘗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慎四詩表傳

未見

王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冊義

未見

李氏淮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逵讀詩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予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答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漢夫朱子初與君陳以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噫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已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悵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

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良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益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創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

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注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罹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惠詩經會意

佚

鄭玥曰趙惠雞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

刑部員外郎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宋儒歐陽修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寢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舛誤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纂言兼總古注而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
爲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日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
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
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
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裨朱
傳遂蒐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
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
氏而非以牴牾儒先也會粹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
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蘄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溫
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指亦
可以弗畔矣夫

三十六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穆然實自撰又作詩
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
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
以正音歸之遠祖穆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
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
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
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
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
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

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猗作兮不稼不
穡作嗇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宦女山
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薄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
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閻妻中溝之言
作中冪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
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
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
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
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
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
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
彼崔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
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豈慮已之作僞未能
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
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
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
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
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
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
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
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
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魯明矣又
四明楊文懿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

師心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　喪　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　郯　詩傳存疑

一卷

存

郯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頴達疏出而二家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萃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輯諸家之要多在焉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甫田大田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據且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

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是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簣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光昇演詩蠡測

未見

張氏忠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

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夢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錄詩說鋟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參之古今以博其趣察之性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真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騰蛟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感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逮焉者矣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以爲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三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弒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康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櫓曹終焉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何氏宗魯詩辯考証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柏詩考

未見

陳氏錫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遵尊勞先生所爲說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合而統論之又析而詳言之大而一說之長小而一詁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

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
聖門說詩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
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爲本篤實以爲文行之以
敬敷在寬出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
作覬覦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
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
善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
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許氏天贈詩經正義

理院事

朱見

黃虞稷曰天贈字德夫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終

弟子婺源朱逢源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也先

敬敷[illegible]之以色笑匪怒其校士也喜怒不形好惡不作覬覦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爲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善訓其尚於先生所以爲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苟徒讀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illegible]

經義考卷一百十三終

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贈詩經正義

黃奭奭曰天贈字[illegible]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七

沈氏一貫詩經纂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黃氏洪憲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書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義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奎章陸詩列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釪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傳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貴撰貴宣慰司人淹貫載籍歸田十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致叢書

李氏經編詩教考　詩經面墻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宇太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汉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固以春秋

國鄉大夫鄉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爲遙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夫經詩教考蓋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暎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

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鈎及瞿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畯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陞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燦子本王應麟詩傳圖改而作

鄧氏元錫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舉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賚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仔詩經翼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

協取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之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

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爲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今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咏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爲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問見孤陋敢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㙔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爲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

訓詁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黜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墆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爲知詩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爲詩故一

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

剌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詩詞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篇各爲之說次爲十卷仍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與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鎧詩解順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凌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凌氏誤信豐坊僞諆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奮鵬詩經毛朱二傳刪補

未見

黃虞稷曰奮鵬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奮鵬復著古今

始皖古今道脉等書崇禎中督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劉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釭曰泉字嶧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蓋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隸於經焉詩蓋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

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隸於學官焉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輙令取衷傳注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談理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而甚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焉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闚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故强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掩映先達領袖後　而爲紫陽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未見

繆泳曰瑞登字雲卿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奎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釭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歷乙未駘山

升爲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冲宇宏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遊先生因之輯三經澤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熙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曾翬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永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概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鶡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彊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摭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醫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

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焉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人衛湜禮記集說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吕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淩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吻吻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馬之類則有騏駬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書成愚得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吕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

寓目焉曰噫慾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凝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强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祭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兩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睠翁掊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粹谷詩輯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爲苟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裨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爲棄去故汪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染指而屹首研摩皆其庸庸者耳此詩解所以概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儆弦先生異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

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穿鑿雜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廣以箋疏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裨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葦亭唐汝諤士雅撰

王氏志長毛詩刪翼

二十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終

弟子海寧王　槐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